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文库（第一辑）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文库》的出版既是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整体科研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意味着学科方向的凝定与成熟，并为文史学院今后的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打下坚实的学科基础。

LISHIJUAN

BEIFANG MINZU DAXUE
WENSHI XUEYUAN WENKU (DIYIJI)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编

历史卷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文库（第二辑）
历史卷

BEIFANG MINZU DAXUE
WENSHI XUEYUAN WENKU (DIYIJI)

LISHI JUAN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文库. 第一辑. 历史卷 /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编.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227-06482-4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0313 号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文库(第一辑)·历史卷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编

责任编辑 周淑芸

封面设计 张 宁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03289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31 字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482-4

定 价 6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北方民族史研究

骊靬是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商榷 / 刘光华 谢玉杰	003
杨一清在西北 / 谢玉杰 唐景绅	030
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的前因后果 / 邱树森	068
汉官治辽简论 / 刘士儒	082
清政府平定“回部”及其在新疆施政述略 / 董维慎	092
辽金元时期一支外来的民族世家 ——汪古马氏家族源流考略 / 何兆吉	100
试论不忽木的汉化事迹与汉学成就 / 何兆吉	113
民国年间新疆各族经济文化关系述略 / 余志勇	126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藏政策述论 / 杨作山	139
唐代的回纥与中外文化交流 / 景兆玺	153
论宋代的胡人 / 杨 蕤	160
唐宋时期中西交通史中的灵州 / 陈 旭	173
北宋西北沿边区域市场的形成与功能 / 陈 旭	181

刘渊感生神话的历史形成 / 胡祥琴	194
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治神话的类别与渊源 / 胡祥琴	200
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研究管窥 / 丁万录	209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与七世章嘉的关系研究 ——以“章嘉案”为中心 / 谢海涛	218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与社会舆论 / 谢海涛	241
崇厚与中俄伊犁交涉 ——兼论光绪六年(1880年)再次交涉之动因 / 谢海涛	256
南京国民政府革除瑞应寺活佛业什达尔斋名号案始末 / 谢海涛	264
乾隆十一年固原营兵劫掠案及其影响 / 马建民	277
元代固原《重修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庙三门记》疏证 / 马建民	291
博弈与选择:小金湾东乡族移民教育调适过程分析 / 李 军	304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关于《春秋》性质的再思考 / 晁天义	319
“巫术时代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研究 / 晁天义	331
略论魏晋南北朝正史《五行志》中的“服妖” / 胡祥琴	347
试论《宋书·五行志》“诗妖”的性质 / 胡祥琴	362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 纪振奇	376

世界史研究

谢伟斯与战时美国对华政策 / 张建人	393
英国铁路运输与工业革命进程 / 张廷茂	411
巴尔干联邦问题与 1948 年苏南冲突 / 李延长	425
16 世纪初葡萄牙东方海上优势的确立 / 鲁 慎	437
钓鱼岛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探析 / 段西宁	445
塞西尔·罗得斯与南部非洲政治格局的形成 / 汪津生	454
塞西尔·罗得斯与南非早期经济现代化 / 汪津生	467
美苏冷战与苏联经济的崩溃 ——兼论苏联解体的原因 / 王新华	479

北方民族史研究

BEIFANG MINZUSHI YANJIU

骊靬是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商榷

◎刘光华 谢玉杰

一、问题的提出

汉代张掖郡骊靬县城，自 1989 年以来突然成为国内新闻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首先是《参考消息》转载的报道：

一澳大利亚教师认定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法新社悉尼 9 月 28 日电：一位澳大利亚人认为，他已发现很久以前消失了的“罗马帝国”城市现存于中国戈壁滩的边缘。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教师戴维·哈里斯说，他在一些古老的中国地图上找到了中文名称为“利坚”的一座城市，在这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定居点的废墟。他对法新社记者说，需要进行考古挖掘来确定这个地方是否是古代罗马帝国的定居点，如果实际情况如此，那么东西方关系的历史将需要重写。

哈里斯先生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进行了一次考察旅行。他说，历史学家老早就对一支古罗马帝国军队东征溃败后的命运如何持怀疑态度。这次东征比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早大约 1300 年。

47 岁的哈里斯说，1981 年他参加一次关于古罗马诗人贺瑞斯的报告会时听到有关这支军队的命运时就萌发了兴趣。18 个月前，他放弃了教书工

作，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到今年3月份万事齐备，他便开始了第二次中国之行。

哈里斯说，中国学者知道一座被称为“利坚”的城市曾经存在过，但不知道这座城市的确切地点。在一张公元前9世纪绘制的地图的帮助下，哈里斯认为这座城市很可能在中国西部甘肃省的永昌地区。在甘肃省省会兰州市的学者和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哈里斯利用这张古老的地图确定了“利坚”城的废墟所在地。

哈里斯说：“我认为，这是我所找的那个地点。我们搜集了一些汉墓出土的陶器碎片，但只有进行挖掘才能确定罗马人实际上是否在这里居住过。”

哈里斯说：“有大量证据表明，罗马帝国的军人是在中国消失的。罗马历史学家蒲林尼和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都在罗马第一次三执政之一的克拉苏传记中提到这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由现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些犯人在公元前53年组成的。一些古典著作说，这支雇佣军向东行进。在此17年之后，这支军队在中国。中国的古典著作说，在公元前36年，在中国帝国边陲俘获了一支非常奇怪的军队。据说，这支军队把盾牌联成不寻常的龟形进行自卫。”

哈里斯说，对这支军队被俘的城市的叙述还描绘了罗马图案。从一名中国将军所画的得胜图中可看出这一点。

哈里斯说，若对永昌地区的人民验血可能提供与罗马人有直接联系的遗传学方面的证据。

哈里斯说，他打算明年组织一支远征队，沿着可能是这支军队从罗马到利坚的路重新走一趟。^①

同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也刊出了“中澳苏史学家联合研究发现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公元前35年一支罗马溃军失踪之谜解开”的报道，全文如下：

^①见《参考消息》1989年9月29日第4版。

新华社兰州 12 月 14 日电（记者都永年，实习生孙雷钧）中国、澳大利亚、苏联的史学家联合研究发现，西汉元帝时代设置的骊靬城是用作安置罗马战俘的，这座城市在甘肃永昌县境内。

这一发现不仅解开了公元前 53 年，一支 6000 多人的罗马军队在波斯战败突围溃逃，不知下落的历史之谜，而且对研究中外关系史有重大意义。

我国古代称罗马为“大秦”“骊靬”，《史记·大宛列传》中就有“安息……北有奄蔡、黎轩”的记载。公元前 54 年，罗马大奴隶主、军事首领克拉苏率领 7 个军团 4 万多人的军队进攻安息（今伊朗东北），第二年在卡莱（今叙利亚的帕提亚）与波斯人的一次大战中失败，其长子、第一军团首领带残部 6000 多人突围，几经曲折，最后逃到郅支单于占领的康居国（今哈萨克共和国），成为匈奴附庸。这支罗马大军在西方史料中从此便销声匿迹。他们到底下落何处，便成了千古之谜。

今年年初，西北民族学院中亚史专家关意权、兰州大学苏联史学者陈正义和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澳大利亚专家哈里斯、苏联专家弗·维·瓦谢尼金 4 人协同攻关，结合中西史料对比研究，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他们从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中取得了重要突破。据《陈汤传》载：公元前 36 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带领 4 万多名将士讨伐郅支单于，战于郅支城（今苏联江布尔城）。陈汤等人在这里看到一些奇特的军队，“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这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防御的阵式和修“重木城”的方法，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学者们根据这一史料，认为这些人就是失踪 17 年的罗马残军。这次战争汉朝军队大胜，“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战俘中有不少骊靬人。为了安置他们，西汉政府便在甘肃永昌境内设置骊靬城，安置了这批罗马战俘。

学者们还发现，对骊靬中国史籍时有记载。《后汉书·西域传》记“大秦国一名犁鞬”，《魏书·西戎传》记作“黎轩”，《五凉志》还记有“永和十年，前凉张柞遣将伐骊靬于南山，大败而还”，《汉书·地理志·颜师

古注》中有“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隋书》改骊靬为“力乾”，并记“开皇中，并力乾入番和（县）”。唐代以后，骊靬人在河西走廊发动过三次起义，史料均有记载。直到清朝张澍所著《二酉堂文集》和左宗棠幕僚陶保廉所著《辛卯侍行记》中，对骊靬都有记载。

学者们将中外史料记载和现场考察情况加以对照，发现有惊人的契合。王莽篡汉后，因羯虏和骊靬发音相近，便改骊靬为羯虏。1979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历史地图集》中，也标有“羯虏”位置。学者们采用中外译音、古今音韵转变以及史料现场相对比的方法，从今溯古，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学者们从西汉以来在河西设置的古城中，选出数座与骊靬有关的古城遗址，将进行考古发掘。学者还说，骊靬人在河西定居后，即与当地入通婚，经过两千余年，其后裔究竟在什么地方，还待研究解决。

三年以后的1993年7月12日的《新华每日电讯》，又报道了《甘肃发现“罗马古城”痕迹 两千年前罗马军队消失之谜又有新解》的消息，全文如下：

新华社兰州7月11日电（记者王振山）两千多年前一支古罗马军队在中国西部甘肃永昌县境内消失之谜，最近又有新发现：在中外学者认定的古罗马军队残部居住的骊靬古城和古城所在地焦家庄乡的一些村落，相继发现了部分珍贵文物和数十名世代在此地居住而又具有“外国人”特征的居民。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居民可能是古罗马人与当地民族通婚遗传的后裔。

1989年，中国、澳大利亚和苏联的一些史学家参考一张公元前9年绘制的地图，找到了公元前36年西汉政府安置罗马军队残部设置的骊靬古城。这座古城位于甘肃永昌县西南约10公里的者寨子。者寨子地处祁连山脉沟口，地形开阔，宜耕宜牧，至今仍有数处古城堡遗址。但在此之前未见文物发现。

在永昌县文化馆，记者目睹最近首次在骊靬古城地表出土的瓷水壶、铁锅、铁鼎等。据当地文物部门介绍，这些文物均出自元代。专家们据此

推断认为，经过几百年的岁月，古罗马人与当地民族通婚融合，骊靬城废弃以后，历代又在此废墟上重建城池，因此骊靬古城有可能深藏地下，成为城下之城。

据县文化馆馆长介绍，前不久当地一位农民在开沟挖渠时曾发现一根长丈余的粗大圆木，四周嵌有长尺余的木杆，时代不详。据史料记载，古罗马军队善“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重修木城”（按：当作“土城外有重木城”）。这根奇特的木制品有可能提供有关罗马人“重修木城”的证据。

在与骊靬古城相距几公里的杏树庄和河滩村，记者走访了几位具有外国人特征的居民，他们中有老人，也有中青年和儿童。这些人普遍具有高鼻梁、深眼窝，头发自然卷曲，身材魁梧，胡须、汗毛、头发为金黄色等外貌特征，与当地土著居民有明显差异。

这些新发现为进一步揭开罗马古城千古之谜提供了新的线索。有关部门已准备进行考古发掘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

以上就是国内发表的关于西汉骊靬县城是安置罗马战俘城的主要报道。它们之间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主题突出，具有很强的新闻性和轰动性。由于它出自权威的新闻机构及其记者之手，因之又被众多的报纸摘发。遗憾的是该新闻自国内见报以来已经9年多了，但人们却一直未见到三国学者的研究报告发表，哪怕是初步的研究报告也好。笔者不同意新闻报道中三国学者的观点，在未读到他们的研究报告之前，只好就报道中的观点来进行商榷了。

二、问题提出的依据

哈里斯等三国学者为什么如此说，他们的根据是什么？据报道，其根据有二，一是“一张公元前9世纪”（一作“公元前9年”）绘制的地图，一是《汉书·陈汤传》。公元前9世纪的地图云云，文不对题，不知出自何处。现将《陈汤传》有关文字引述于下：

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既领外国，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

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袭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阾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阾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余人，驱畜产甚多。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阾贵人伊奴毒。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喻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男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单于遣使问：“汉兵何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数往来相报答。延寿、汤因让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且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阵。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城上人更召汉军曰：“斗来！”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

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橦为前，戟弩为后，仰射城中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下骑，传战大内。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兵引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橦，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

据报道说，三国学者研究了《陈汤传》，断定引文中的“土城外有重木城”的筑城技术和“夹门鱼鳞阵”的阵法，是罗马军队所特有的，故结论这些守城士兵，正是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中因失败而向东溃逃的罗马残兵。郅支城战役中汉军“生虏”（活捉）145人，“降虏”（投降）千余人。三国学者无视引文中甘延寿等将这千余名俘虏“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的记载，而说什么这些罗马（亦即大秦、犁靬）士兵又被汉军带入玉门关，安排在专门修筑的骊靬城；而且这座骊靬城是经他们研究了那张公元前9世纪绘制的地图后，才发现在今甘肃永昌县。

其实汉代骊靬县的方向与位置，是不需要三国学者发现的。远的不说，197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供征求意见用的《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骊靬条曰：“古县名。西汉置，北魏以后作力乾，隋废。故址在今甘肃永昌南”；1986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骊靬县条说：“西汉置，治所在今甘肃永昌县西南。”又，1982年永昌县人民政府

府编印的《甘肃省永昌县地名资料汇编》,“名胜古迹名称及其所在地”中列有者来寨遗址,说“即汉骊靬城故址”。199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永昌县志·文物卷》有“古城堡寨遗址”一章,其中骊靬县城遗址条引《五凉志》说:“永昌县南照面山者来寨是其遗址。”笔者之一于1989年9月曾参加《永昌县志》评稿会,当时永昌县志稿即如是说。若说地图,1975年中国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西汉凉州刺史部图,骊靬县即被标在今甘肃永昌县西南,距今县城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事情是如此的明确,怎么还需要三国学者联合研究,根据一张什么公元前9世纪的地图来发现骊靬城就在今甘肃永昌县者来寨!①这实在有些滑天下之大稽!

三、提出的问题不是新说

哈里斯等三国学者的研究结论披露后,我国的一家报刊在社会周刊栏内以“专稿/特稿”形式发表了《“古罗马战俘”失踪之谜》的报道,其中评说:“2000年前,数百名古罗马雇佣军沦为西汉政府的战俘。此后神秘地失踪,成为中外历史上的一大悬案。骊靬:一座专为罗马人修建的古城堡,80年代,它神秘地出现,又一次撩开了这个旷世之谜的面纱。”“世界各大通讯社均发表了消息,我国的《参考消息》报,也转载了这一新闻。世界被这一消息震惊了。”②

“世界被这一消息震惊了”,不知作者所指的“世界”是什么?起码世界上的学术界未被震惊,甚至在学术界也未引起涟漪。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早于哈里斯等三国学者若干年前就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文发表。这就是外国学者H.H.德效骞教授《古中国境内一个罗马人的城市》和《中国与罗

①者来寨即者寨子。者来寨是否是骊靬城,目前尚不能下结论。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凉州刺史部图来看,番和县与骊靬县相距10公里,在人口稀少,正在开发之中的西北地区,县城分布如此之近,实在是令人怀疑的。

②见1994年2月24日《中国青年报》第8版。其实汉军俘虏的郅支兵并未失踪,请见上引《陈汤传》原文。而失踪的是卡莱战役被安息打败的罗马军队之残兵。故该报道不准确。

马的军事接触》的论文。这两篇论文笔者未曾读到，但其内容曾被我国学者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法国学者 L.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所征引。现抄录《丝绸之路》中有关内容于下：

在有关当时欧洲人经过中亚至中国的问题上，遗留至今的唯一踪迹是汉文的汉朝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公元前发生的一些事件：当汉人包围大宛时，他们曾使用过罗马工程技术人员。波斯国王向汉朝宫廷派遣过一些大秦幻人（或叫“眩人”），另一事件则更为奇特，它把我们的回忆引向了古罗马最著名的战役之一。《汉书·地理志》中指出，公元初年，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即甘肃和蒲昌海（罗布淖尔）之间，今永昌县以南有一座小城名叫骊轩。我们知道，“骊轩”是汉人对罗马帝国最古老的称呼。《汉书》还记载，在公元前 36 年时，汉将甘延寿和陈汤胜利地包围了一座由匈奴人所占据的中亚城市，共俘虏了 150 名外国雇佣军。H.H.德效骞教授是这一历史“怪现象”的发现者，他说这些雇佣军可能是卡尔莱战役之后幸存下来的罗马军团的士兵。在卡尔莱战役被俘的一万多名罗马军团士兵中，有一些被安息人流放到了帝国的东部边缘地区，这些人后来或者是越狱逃走，或者是被其主子转卖掉了，后来又在距他们失败地区六千多公里的地方替匈奴人守护一座城池以防御汉人。这些一生在戎马中度过的罗马人的命运遭遇是非常离奇的……如果中国汉代史料是确实无误的话，那么，这些人就是再次被俘。最后在中国边塞地区建立了小城池（即一座军营）来安置他们。史书中还流传说，由于他们精通两种完全属于罗马人的军事艺术而使他们的新主子目瞪口呆。这两种军事艺术就是修建坚强的城垣堡垒和摆龟甲形阵列。汉人称后者为鱼鳞形的阵列。

该书有耿升之中译本，1982 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王治来的《中亚史纲》在讲到郅支城之战时也说：

近人考证，当时有罗马的士兵支持郅支单于，参加对汉军的作战。据说参战的罗马军团是由中亚的一个王子统率的。（参看冯承钧《西力东渐记》1944 年版，第 1 页；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1 卷第 2 分册，第